

# 70年前,解放大军在江都

朱华锦

70年前的1949年4月20日午夜,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了渡江作战。在江都境内,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第三野战军第八、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所属部队。

据《江都县革命斗争大事记》记载,南下待渡大军在3月底至4月中旬已全部兵临长江之滨,除过境部队数量不计外,暂驻江都县境内的部队有20军、26军、上海大队、特务一团和二团、独立支队、医院、华中机关、华中学校、一分区和二分区部分随军民工等单位,初步统计有19.2万人,9250匹马。其分布情况如下:

20军军部设在浦头,所属58师驻嘶马镇至桥梓、圣容一带,59师驻嘶马镇至西万庄一带,60师驻浦头北侧,

后勤部设在高巷一带。全军共计5.7万人、3600匹马。

26军军部设在仙女镇,所属76师驻张纲至正谊一带,77师分驻在八江口、李典镇、头桥一带,78师分驻在仙女镇的丰乐、李典镇的小四圩、头桥南江边的三百亩一带,后勤部设在尤桥周家庄、老油坊一带,所属民船驻在杭集的袁家庄、卜庄一带,全军共计6.2万人、3150匹马。

上海大队驻迎江、余坂、大七圩、大八圩一带,有5000人、800匹马。独立支队分驻在嘶马的前进、七圩,头桥西面的袁桥、余家湾一带,共计6000人、300匹马。医院主要分驻在邵伯附近的陈行、肖桥,河南的吴家桥、花家荡、杨家港等地,共计3.2万人、700匹马。特务一、二团驻麾村、麻村、苏家巷一带,共计6000人、200匹马。华中机关设在郭村、塘头一线,有5000人、500匹马。华中学校驻宜陵镇东面的郭云、赵家营一带,有8000人。一分区、二分区的民工分驻在竹墩、高汉一带,共计1.1万人。

笔者老家在仙女镇北乡下,当时虽年幼,但亲眼看到庄上各家各户都住满了解放

军战士和其他渡江人员,他们一般都住在老百姓家的堂屋中,睡的是稻草地铺,门外大树下栓着军马,驻扎中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加紧渡江训练。他们对小孩亲切,对房东友善,每天清早帮忙打扫,挑满水缸,做到军纪严明,秋毫无犯。

解放大军云集江都,粮草供应浩繁。早在3月间,县委县政府就成立了支前总队,县长任总队长,县委书记任政委。设立粮草供应总站,在邵伯、宜陵、仙女三镇设立分站。4月初,随着大部队南移,又在沿江一带张家坎、张纲镇、大桥镇、头桥镇、李典镇、四方桥等地增设了粮草供应分站,有一些区为便利供应,也分设了供应点。鉴于各站粮草存数不敷支用,县委召开各区财粮主任会议,与县政府联合发出《关于驻军粮草供应之决定》,决定紧急调拨大米180多万斤,烧草695万斤,树柴745万斤,并限在4月10日前运送抵达各指定站接收,确保大军供应。

5月,县委在支前工作总结中指出,为迎接大军南下,搞好支前成为首要的任务。

县成立支前总队部,区成立支前区队部,乡成立支前大队部,有效开展支前工作。同时对具体成绩作了统计,全县共动员支前民工150487人(包括送大军渡江的船工与随军的担架、挑勤常备民工5394人),提供渡江5000斤(载重量)以上大船753只,后方运输5000斤以下船只2410只;保证最多时19.9万解放军指战员和1.45万匹马的供应,共供应粮食2144万斤,草4288万斤;抢修扬泰、扬清、浦启等外线公路和丁沟到大桥、三江营,河口到余家坂等内线公路,共计289华里;抢修桥梁23座,共长947尺、76孔。

工程最大的是万福桥、头道桥、二道桥、江家桥及口岸大桥,抢修时不但时间紧迫、材料不足、缺乏经验,而且时有敌机轰炸扫射。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,工人们不怕艰险,终于按时完成任务,保证了大军顺利渡江。

5月中下旬,江都随军渡江南下的常备民工陆续回乡。县政府分别于5月19日、20日、29日召开欢迎民工从前线胜利归来大会,对他们进行了慰勉和鼓励。

从吴桥季刘村后身的高扬烈士纪念碑向西,就是高扬村。一路骑来,季刘、高扬、花荡,这一座座美丽乡村,就像江都大地上的一串美丽的珍珠,熠熠闪光。当骑行在高扬的土地上,禁不住感慨:高扬秋色惹人醉!

可不是么?平直崭新的柏油路面,显眼的白色、黄色交通指示线,装饰乡村大地,装饰乡村的梦。蓝天上白云飘荡,稻田里金浪翻滚,绿色树木郁郁葱葱,黑色路面铺向远方……质朴的乡村,是如此清新脱俗,谁不说高扬秋色惹人醉?

高扬村由郭姚和沙桥合并而成,粉刷一新的水泥桥依然叫郭姚桥,清凌凌的河水似青色的绸缎,抖起细密的波纹,将乡村装扮得美丽动人。两岸是青砖垒就的护河墙,古朴典雅,默然矗立,似忠实的卫兵守护一河秋水。河坡上的青草已经染上金黄,似翻滚金色的波纹,与一河秋水呼应。河岸是白墙黑瓦的民房,在秋水中的倒影变得迷离。孤零零的水泥船泊在岸边,呈现极美的水乡意境。

都天园也是极美的一处风景。淡红色的步道穿插于浅绿色的广场,四周是绿莹莹的草坪,错落有致,层次分明。四处散落的木凳、石凳可供休憩。古朴的木制凉亭尤其可人,坐于其内,闻草木清香,观竹影轻摇,听秋虫呢哝,好不惬意。天空上的那片蔚蓝多么纯净,乡村的空气多么清新,荡人肺腑,让人陶醉。

都天园之南,有一口清水池塘,塘边有一位老翁垂钓。老翁是郭姚都天庙的管护人。老翁说,现在郭姚变美了,水也清了,午后钓一些野生小鲫鱼,烧汤透鲜。

午后的都天庙,静静矗立于村庄中央。老翁说,郭姚都天庙始建于唐朝,如今的庙宇是民间筹资重建,庙宇内还有几件古物。庙宇前,石狮威严,黄墙青瓦古朴,飞檐翘角凌空,廊柱浑圆素洁,气象颇为庄严。两侧应该是保留的学校旧址,陈旧的砖瓦房清清爽爽,在秋日蔚蓝的天空下呈现别样的况味。

都天庙之南,又是一口清水池塘,草坪、巨石、凉亭、小树……似某位画师不经意的泼墨,寥寥数笔,绘就一幅清雅别致惹人醉的乡村小景。

都天庙向西的柏油路,一直通向安大路,一路的风景亦美。那是谁家菜田旁的鸡冠花?那么红艳,一幅幅墙面彩画多么美,与秀美的乡村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。

村庄西头有片竹林,青青翠竹,清风荡漾。竹林依傍清水池塘,池塘四面升起青色雾气,朦朦胧胧一片。

村西是农田,水渠里的水哗哗流淌,给丰收的希望注入活力。那一片片金色的稻田,就是金色的希望。

高扬秋色惹人醉!



# 高扬秋色惹人醉

李志杰

## 家酿米酒

人间烟火

刘志平

秋收过后,稻谷入仓,酿酒的日子不邀而至。秋风中,农家四周,村落之间,处处弥漫着浓浓的酒香。炉膛内,飘逸着红红的火苗,月光下,酒香随风飘浮,月色宜人,酒香诱人。不知酒仙李白见此,是否又酒兴冲冲,问上一句:能饮一杯无?

收藏了一年的桂花蜜,汲取了梅雨天的水汽天地精华,配之上好的酒酿药丸。新稻在炉膛里烧出的明亮飘逸的火苗中,像新嫁娘样伸展着腰身,轻声吟唱,等待着把整个身子融入酒的甜蜜醇香里。

女人皲裂的双手,缠绵在松软的新米里,揣揉中变

得温滑细腻,米香四溢,和上细碎粉白的酒酿药丸,拌得均匀无隙,投入酒缸密封,满怀希望。三天后就耐不住性子,揭开酒缸一小缝隙,伸指试探,品上一口味醇香甜

可口的酒浆。如果家中男人还嫌劲道不足,可投上浓烈的白酒,成为正宗的老白干,比之市面上卖的品牌白酒味正醇厚,更有后劲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冬天的晚上,一家老小围炉而坐,炒上几样刚从田边采摘的新鲜果蔬,喝着家酿的新米酒,索性再喊上三五好友,喝酒划拳,把酒话桑麻,诉说农家庭事,真是一幅浓郁的农家乐年画。

冬天,农家喝酒的季节。一旦夜色朦胧,农家荷锄归舍,家家户户飘逸出浓浓的酒香。信步而走,走近哪家,都会热情相邀,喝上二盅,抿

上一口,品品谁家酿的米酒更香更醇。由此冬天变暖,人的心贴得更近。

家酿米酒,乳白醇厚,浓淡适中,入口微凉,滑入咽喉,便觉柔柔的,好似小女儿的温情。有酒相伴,如身在杨柳春风中,曲径阡陌,红树绿花,蝶飞莺啼,处处迷人心眼。

而在冬夜,家酿米酒,可温热,加之红糖生姜,让人暖身养性。喝得高兴处,大碗海饮,喝得血脉贲张,浑身通泰,满面红光,头顶冒汗,脚底发热。微薰之时,身似腾云驾雾,飘飘欲仙,憨态可掬,这才是农家米酒的好处,妙不可言。

一传十,十传百。仙女庙人对“三斤重鸭子,二斤半嘴”一样的人,是不屑一顾的,有句话叫“嘴呱呱的,谎撒撒的”,不能言必行,行必果,果必信,嘴码子再溜,再凶,再利索,也会令人生厌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,只能是嘴上快活,别人不买账,不买单,自己做大头梦罢了。

嘴码子能说,会说,善于说,固然可喜。像一张八哥嘴,穷嘴啰嗦,逮着机会就说得吐沫横飞,一个人包场,给人的感觉就会不适,不爽。仙女庙人服嘴码子,并不喜欢卖弄嘴码子的。《论语》云“君子欲讷于言,而敏于行”是有道理的,毕竟很多时候沉默是金。嘴码子讲究有理不在言高,无理寸步难行。该开口时再开口,风风火火下九州,才是大智慧。

## 嘴码子

民俗集萃

张怀珊

一个人一张嘴,能不能、会不会说话,在仙女庙,称为嘴码子。嘴码子与嘴巴子一字之差,乍看似乎一码事,其实,一码归一码。嘴巴子谁都有,嘴码子谁都不一样。嘴码子是张开嘴巴子,“人嘴两块皮,好说好改移。”“一句话把人说得跳起来,一句话把人说得笑起来。”

嘴码子是口头表达能力,大人向来注重从娃娃抓起,教育小把戏(小孩子),看见人要喊,要打招呼,“喊人不蚀本,舌头打个滚。”千万不能头一低,眼睛朝旁边看,脚底抹油——滑掉溜走不则声(开口说话),那样显得不懂礼节,少家教。喊人,请安问候致意,礼多人不怪,人家高兴,心里欢喜。想借个光,问个路,行个方便,还不“鼻涕朝嘴里淌——顺势”么?嘴码子是一个哈哈两个

笑,做拦停(拉架,劝和),只栽花不种刺的调和剂、粘合剂。对门李四兄弟罡丧(吵架),隔壁王二家夫妻斗嘴花子,邻居好,赛金宝,听见了不能装佯。老街张嫂就是个热心肠,火龙火马赶过去,说的话中听,动听,爱听,脸红脖子粗的立马歇了火,眼泪鼻涕一大把的转眼过天晴。

嘴码子是即兴发挥,张口就来,一句话分门(到位)绝无二话,言多而不失,言简而辛辣(精准,抓住要害)。中大街张家老二,年方二十出头,孤身一人,面对不下二十人的阵势,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屯”,颇有舌战群儒的戏码。纵然来者不善,愣是从容不迫,据理



凌翔 画